

Secretly “Zebra Stripes” in Architecture **Nader Tehrani:** 用建筑揭示斑马纹中的秘密

建筑师从剖析建筑材料的构造肌理入手，将他发现的“美丽定律”运用到家具、室内和建筑上，自然之美于是被印上了浓厚的人造痕迹。





Nader Tehrani
著名建筑师、建筑教育家
NADAAA设计工作室创始人
美国库伯联盟查宁建筑学院院长

对页下图：Nader在设计墨尔本设计学校时，运用了典型的垂直金属百叶，并将木材的温润与砖石的冷峻做出深度解析和集合。摄影师@John Horner

增添了浓厚的人造痕迹。

他向我们展示了两张斑马图片，“你或许未曾察觉，第一张图片显示的斑马纹是人为改造过的，第二张斑马纹中平衡与垂直共生的纹路才是真实的自然，而自然已经将最美的纹路呈现在你的面前。”Nader把建筑看作自然与人造的结合体，也是政治与人文、经济与科技、环境与发展的博弈。他的建筑作品往往都“引经据典，有迹可循”，只是你需要费很大力气才可能弄明白这一点对应的是高迪教堂内的金属悬挂灯具，而那一处又是受中世纪石匠们把手臂当圆规铺就的青石板路的影响。

正是因为掺杂了太多的自然、历史、人文和物理材料的透析和引用，Nader的作品无法用“风格”一词来解读，那些被深刻剖析的建筑材料和构造肌理在这位“天才调音师”的手中变成了跳动的音符，烙在了他的作品里，变成了一首首动人的建筑乐章。Nader说，“每件作品都有它特定的参考价值和历史意义，近期完成的Rock Creek House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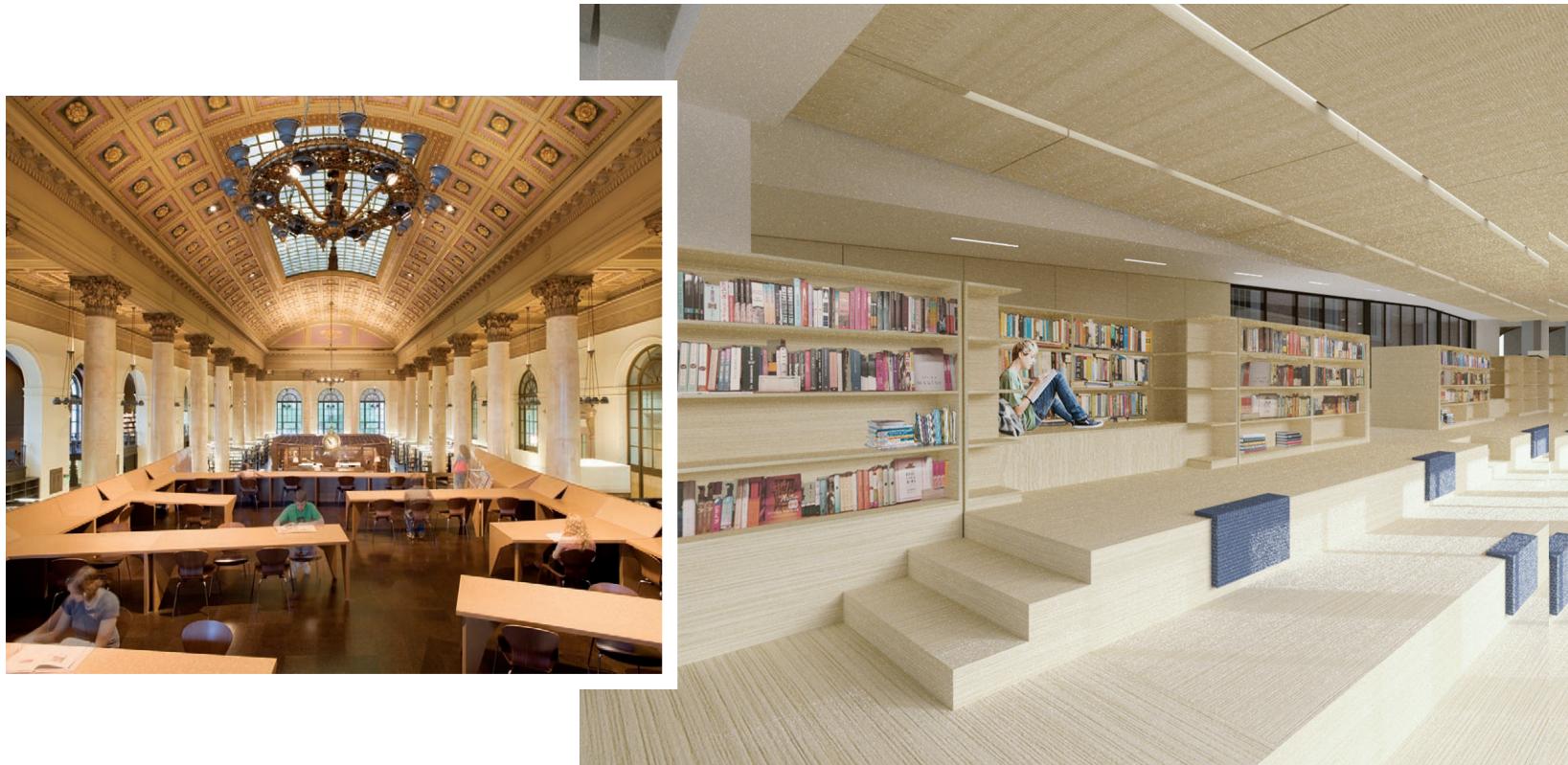
“弗兰肯斯坦”的美丽

Nader口中的Rock Creek House（中文：石溪公园别墅），这是一栋位于华盛顿石溪公园旁，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旧式砖房。在与屋主进行深度沟通后，Nader决定以砖石结构为改造的起点，在他的魔法编辑下，原有的两层加地库的主体结构被改造成四个楼层，复杂的室内空间被添加上多处不规则窗户。所有的角落、缝隙和私人空间都被重新划分的走道引向公共空间，每一扇窗户都将人的视线带到室外的自然天地中。“我们让所有秘密都隐藏于无形之中，所有房间的设置看起来与从前并无大差别。”Nader说。整个建筑最大的变化在于东北方向的花园外立面，Nader称之为“被重新构筑的弗兰肯斯坦怪兽”，它从此卸下了承重墙的任务，华丽转身变成了一道美丽的幕墙。

在 卸下了麻省理工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系主任一职之后，Nader Tehrani并没有让自己轻松下来，反而在一年半前接受库伯联盟学院的邀请，担任查宁建筑学院院长。我们或许对这个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地区却“大隐于市”的美国著名私立大学有些陌生，但作为世界上录取与学术最严谨的建筑学院之一，大发明家爱迪生也曾被“拒之门外”，只能偶尔作为旁听生而默默“偷师”。所幸，Nader决定在他此次短暂的亚洲之旅中在上海停靠一天，让我们有幸“零距离”聆听世界学术前沿的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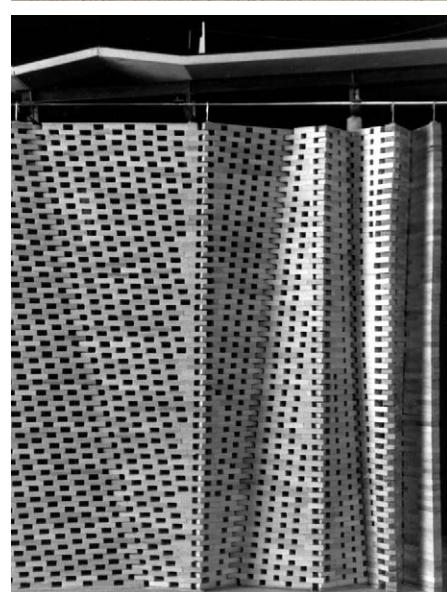
会跳舞的建筑纹理

从哈佛大学建筑系“学霸”，到麻省理工大学建筑系主任，再到如今的库伯联盟学院查宁建筑学院院长，Nader从他的父母亲身上继承了一身学术气息。他以对各种材料孜孜不倦的研究和对于纹理的运用闻名当今建筑界。以木材为例，Nader从它原生的自然之美，到纹理弦切、径切、裂谷切、横切等切割分析；从各种肌理的组合搭配，到曲木板的延展度，再到它们的承重力研究。当他把这些“美丽定律”运用在家具，室内材料和建筑上，继而以全新的面貌重返人们可视的状态下时，这种美又在自然的基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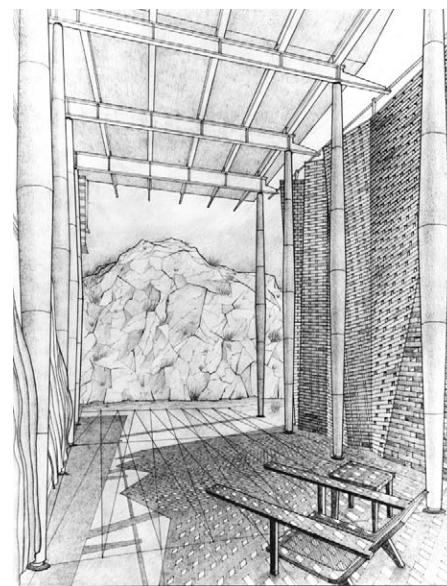
对于空间的重新分割，让室内与建筑，建筑与室外更为和谐统一，这些惯常的设计手法并不足以尽释Nader二十多年的功力，如果硬要给这件作品加上一个属于Nader的标签——极为富于节奏感的中庭楼梯和那如排兵列阵般的扶手，各种肌理组合在一起的木纹，让建筑拥有一种理性的美丽，如同舒曼的《调音师钢琴曲》，又似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

无论从美学角度，还是实践角度来看，石溪公园别墅都能让人联想到他与John Wardle建筑事务所合作设计的墨尔本设计学校和它那典型的垂直金属百叶，只是木材更加温暖，更适合私人住宅。除了木材，Nader对水泥、砖石、金属、玻璃、木材、石膏、塑料等几乎所有可以构建的材料都通过解析和集合的方式，让它们经历从有形到无形，到再生的过程，“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除一切做作的痕迹，当你近看时，那些无法被消除的元素就显示出它的力量和美。”Nader说。他的建筑经得起推敲，可远观，亦可被近距离审视，难怪在这个现代建筑有些乏味的当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李翔宁教授连连称赞，称Nader的建筑会给人带来一种连续不断的惊喜。



80个小时与800平方米

身兼库伯联盟学院查宁建筑学院院长和美国著名建筑事务所NADAAA设计总监，Nader只能用大量的工作时间交代这个社会赋予他的责任。“我每周工作80个小时，一半时间用于教学，而另一半时间用于建筑实践。”这样的时间分割恰好与他800平方米的工作室功能分割相映成趣，“在我800平方米的工作室中有一半被用作手工作坊，里面堆放着各种模型和材料，在



一个数据与软件逐渐取代手工的当下，我们需要还原出一些原始的建模方式和手工制法。”走进Nader的事务所，你或许可以更好地探寻他如何建造出这些优秀建筑的秘密。

作为建筑学院院长，Nader目前正在重新设计每五年就需要变更的建筑课程表。“我们不能培养只会钻营建筑本身的学生，也不能仅仅着眼于建筑的细节，而是要针对当下的环境与情形，让学生用更加开放的心态，去应对未来可



能的改变。”Nader说。从库伯走出去的学生并非全部都从事建筑工作，Nader希望，新的教育方式能带给学生一种建筑的思维，“我们有许多学员毕业之后去硅谷从事软件设计，可正是由于他们建筑的思维方式，让他们设计的软件与众不同，他们中的一部分也会成为企业高管，或者成为我们的直接业主，我们需要让他们学会理解什么是好的设计，而有了好的业主才可能成就好作品。”

可惜的是，在我们刚开始踏入Nader精彩的建筑与学术世界时，他便要匆匆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末了，他向我们表达了这样的心愿：学术研究不能被视为空中楼阁，我们需要在学术和实践中搭建一座桥梁，上海的城市规模和发展速度让他倍加惊喜。我们也希望在Nader再次来访之时，与他一同到来的是一沓厚厚的设计图纸和他对于这个城市的理解和诠释。

对页左上图：罗德岛设计学院舰队图书馆中，Nader将所有功能性空间都规划到了极致。

摄影师@John Horner

对页右下图：Nader通过对于砖石、瓦砾、陶土等材质的构造进行编织和重构，将人工痕迹浓重的Casa La Roca小屋完美衔接到底石堆砌的山体之中。

左图：毕弗尔国家走读学校内，过去昏暗的藏书与阅读空间被改造成通透敞亮的研发设计中心。

下图：在Nader魔法般的设计手法下，被修整过的石溪公园院墅宛若重生。

